

黑色的土地

刘大海著





黑色的土地

刘大海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沈阳

内 容 提 要

作者从亲身经历和深切感受出发，艺术地再现了沈阳北郊寒羊屯的变迁。特别是通过农民赵万兴、赵春海、赵胜一家三代人，在军阀混战、日寇入侵情况下，为了更好的生活下去，所走的不同道路的生动描绘，或从正面、或从侧面，反映了“九·一八”前后，东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写出了工、农、兵、学、商各色各样人物的遭遇和命运。刻画了屠海山、赵万兴、赵春海、宝黛等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形象。

全书乡土气息浓厚，语言简练流畅。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，进行了艺术的概括。

黑 色 的 土 地

刘大海 著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9 2/3 插页：2

字数：224,000 印数：1—36,000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56 定价：0.78元

第一章

西伯利亚的暴风，象群发疯的猛虎，闯过黑龙江，翻越大兴安岭，席卷松辽平原，向白浪滔天的黄海呼啸而去。

风，咆哮着，折腾了三天三夜，象个长途跋涉的老太太一样，筋疲力尽，艰难地喘息着，然后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了。关东大地，又恢复了宁静。一天早晨，东南风象个腼腆的姑娘，悄悄地走上辽东半岛，迈着轻盈的步伐，向冰封雪盖的松花江走来。没过几天，暴风又从贝加尔湖反扑过来，它虽然不象上次那样呼天号地，张牙舞爪，可仍然搅得漫天飞沙，高空卷雪。这样，西北风和东南风你来我往，斗了几个回合之后，西北风象熬干了油的灯捻儿，消光敛迹了，东南风成了关东大地的主人。在人们不知不觉之间，地上的积雪变酥了，蓬松了，雪层底下渗出水来，雪块成了马蜂窝。接着，它们一块块凹陷下去，褐黄色的水从垅沟里流出，发出悦耳的汨汨声，流进大道上的车辙里。车辙成了小溪，道旁的坑洼都积满了水，在金色阳光下闪亮。

在向阳窝风的地方，嫩绿的草芽已经冒尖，柳树也出芽了。褐绿色的嫩条轻轻摇晃着，婆婆丁悄悄伸出淡黄色的骨朵。早来的野鸭，成群结伙的在冰凌尚未化尽的泡子里扑打

着翅膀。大雁一群接着一群，飞向遥远的北大荒。

寒羊屯的孩子们刚把第一只风筝送上天空，老爷们就三三两两在堡子西口娘娘庙前露面了。这座坐北朝南的大庙，正殿供的是如来佛，可是人们却习惯的叫它娘娘庙。庙里除了正殿还供着十八罗汉，东西配殿已经分别被小学和村会占用。正殿所以还留着泥塑的金身佛像，得感谢日俄战争时俄军的一发炮弹。老毛子这发炮弹，穿过正殿后墙，不偏不倚，从如来佛右臂擦过穿破前门而去，佛像未毁，炮弹未炸。堡子里的人认为，庙宇得以保全，全仗如来佛的神威。因此，尽管学校校舍不敷使用，也没敢打正殿的主意。娘娘庙的山门前面，是个两丈见方的白石平台，上下有三级台阶。两个大石狮，蹲在平台上的石座上，日夜守护着山门。秋后，地净场光，老爷们都聚在这里，坐在石阶上唠嗑。孩子们在平台前面的空场玩“打螃蟹”或是“跳房子”。一交“立冬”，堡子口风硬，平台石头冰凉，老爷们都转移到豆腐房的热炕上去了，这里便清静起来。开春，堡子里要雇工的户，又聚在这里，候着打堡子西边来的扛大活的人们。

今年头一个在庙前露面的，却是不雇扛活的赵万兴。他是从不到这儿闲坐的，一来没心思，二来家务事多，腾不出身子。赵万兴刚交五十岁，可从他脸上又多又深的皱纹看，好象快奔六十了。他右肘拄着石狮的头，手掌托着满是胡茬的下巴，目不转睛的朝西凝视。他那刀砍斧凿一般的抬头纹，一忽儿展开，一忽儿皱紧。太阳刚刚偏西他就来到这里，已经一个时辰了。

堡子西边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川。从堡子里伸展出去的大道，又宽又直，要不是被远处那个树木葱茏的村庄挡住，似乎它一直通到蓝莹莹的天上。大道上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堡子里，不知谁家正在拆洗被褥，传来棒槌敲在砧石上有节奏的梆、梆梆、梆……的声音。一群鸽子在天空飞翔，哨音柔和悠扬。不时传来一两声赶车的皮鞭声，惊得一群麻雀从庙院里飞起，又一窝蜂地扎下去，不知落到谁家柴禾园里去了。

突然，赵万兴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他动也没动。赵万兴是个吃凉不管酸的人，与自个儿无关的事，他连眼皮都不撩。何况他从那脚步声已经断定来的是屠海山，就更不想扭过头去了。

屠海山头戴瓜壳黑毡帽，身穿旧蓝布夹袄，外罩半新的黑色棉坎肩。他一屁股坐在石台上，膘一眼赵万兴，想说啥又咽回去了。他双脚不停地轻轻搓着地皮，默默坐了一会儿，终于偏过脸问道：“老万兴，你们春海该回来了吧？”

“嗯。”赵万兴用鼻子哼了一声。

“快一个月了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八成路上出事了吧？”屠海山眯起眼睛，又问。

“出啥事？”赵万兴膘一眼屠海山，“这二年，边外挺安宁嘛。”

“你说的倒轻巧。前天我听学堂杨老师说，黑龙江北面俄大鼻子地界，八国联军发兵打革命党呐，小鬼子也派兵去海参崴了。”

“那关我的屁事。”赵万兴叶不动枝不摇地说，“春海准是没挑着合适的牲口。”

“你办事太没谱儿了。收罢秋不去边外买牲口，快到‘清明’才打发孩子去，真有你的。”

“收罢秋那阵，我是罗锅上山——前（钱）紧啊。”

“你打下豆子放在仓子里不卖，老天爷给你下票子啊！”

赵万兴没吱声。他说啥呢？他是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。别人一捅这块伤疤，心里就象塞团乱麻似的。屠海山心里也明镜似的，故意捅这个伤疤，他见从赵万兴嘴里再也剌不出一句话来，就不言语了。每当秋收时节，日本老客就象苍蝇叮臭肉一样，从他们国内奔到沈阳，收买黄豆。价钱由他们卡着，上市豆子一旺，他们立刻杀价。庄户人一年到头就指望这点粮食，价钱高低得卖。过了年，庄户人手里的豆子不多了，上市的豆越来越少，价钱又渐渐回升。大粮户家底儿厚，刚收秋，趁行市好，他紧收紧打紧卖，价钱刚往下跌，他们就封仓不卖了。豆价啥时见涨，啥时脱手。小户人家可没这份撑劲。他们要交租子，要交地亩钱，要扯布买棉花换季，要买盐腌菜，有的要还印子钱，要给闺女准备嫁妆，给儿子准备娶媳妇……一句话，一切都指望卖了粮解决。赵万兴盘算买头大牲口已经好多年了，他把攒了几年的钱拿出来，算了算，不够。去年，风调雨顺，盼到一个好年景，可是，日本老客也真鬼，你越丰收，他把价钱压得越低。赵万兴横了横心，一口袋豆也没卖，他等过了年豆价上涨时再卖。谁料过年以后，豆价不仅没见回升，却象脱缰野马一样，一个劲往下溜。正月，他进城去看表侄秦常安，表

侄告诉他：住在日本站旅馆里收豆子的老客有的回国去了，因为国内生意萧条，豆子没销路。看样子豆价不会回升了。秦常安在日本站大和旅馆烧锅炉，眼宽耳灵，他的话是有谱儿的。赵万兴又到吉隆昌粮栈坐了坐，粮栈陆掌柜也这么说。赵万兴问：“该不是鬼子故意放的风吧？”陆掌柜的指着后院的粮囤：“这是三菱年前收的豆，还放在这没往回运呢。说不定三天五日他们就停收了呢。”这下，赵万兴可毛了，回家就叫春海把豆子拉到吉隆昌卖了，一车豆子卖了半车价钱。他又东挪西凑，把钱凑足了，也快“清明”了，赶紧打发春海去边外，嘱咐他早日回来。可是，快一个月了，连影子都没见到。

赵万兴对儿子办事心里是有底的。可是日子一长，心里也有些不踏实。他倚着石狮朝西望着，心里盘算着春海的路程，三面船、法库、康平、三家子，卧虎屯、太平川……他正盘算，突然被身后传来的脚步声给打乱了。他没好气皱了皱眉头。刚来的两个人，见赵万兴和屠海山没搭理他们，就默默的坐在他们后面，脸朝西眼巴巴地望着。

“今年水凉，上不来了！”

随着这又高又尖的公鸭嗓声，又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子，精神抖擞地走过来。他那瘦削的白净脸，只有几道浅浅的皱纹，看上去好象刚过四十，实际他已经五十二岁了。

“沉住气，少打不了粮，满仓大哥。”屠海山往旁边挪挪屁股，给赵满仓腾个地方。

赵满仓挨着他坐下，笑着问：“来一会儿啦？”没等他回答，又说：“‘谷雨’都过了，扛大活的还不来，也许不来

了？”

屠海山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去年辽河又发了大水，淹了新民、辽中好几个县，那些水耗子不出来扛大活，他们等死呀？再说，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发不发大水，总有人出来扛大活，西北风灌不饱人。”

“等吧，总有人来……”有人接了一句。

“话是这么说。遭灾，出来扛活的就准比好年景要多。上来的人多，咱们雇人就能省几个铜子儿。王二毛，你说呢？”屠海山扭过身问坐在身后的一个四十五六的汉子。

王二毛打心眼里同意屠海山的话。他眨眨眼，嘴里却说：“谁怕钱咬手哩。不过，我那一二十垧地好办。一个扛活的不来我都不急。再过三五天不来扛活的，到城里工夫市雇几个短工，三下五除二，几天就把地种上了。你和满仓大哥地多，可得抓紧点，季节不饶人啊。”

“放心。我稳坐钓鱼台，不愁鱼不来。”赵满仓尖声尖气地说。

屠海山火气冲天地说：“工夫市那些货，都是些腰来腿不来的嘎杂子二流屁，倒贴二百钱我都不要！”

这时，又有六七个人溜溜跹跹来到庙前，有的坐下，有的站着。屠海山扫了一眼，堡子里要雇工的都到齐了，就冲赵满仓说：“还是照老章程，先核计一下工钱……”

赵满仓点了点头。

屠海山站起身，清清喉咙，然后朝西一指，说：“去年，他们又遭了灾，今年上来扛活的，肯定比往年多。咱们出的工钱，应该卡得紧点。你们看咋说？”

“谁还愿意多出点，东三省官银号又不是咱开的。”王二毛说。

“我随大流……”有人附和着说。

屠海山接着往下说：“一宗：今年扛活的比往年多；二宗：黄豆的价钱往下跌；三宗：买啥东西都看涨，奉票毛了……”

“长话短说，干脆点，你说比去年少出多少钱吧。”有人咕哝一句。

“比去年一个月少出两块钱，总算公道吧。”屠海山说。

“怕不好雇吧？”

“少五毛钱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屠海山不耐烦了，嚷道：“你们是咋的了？仨腿蛤蟆难寻，花钱雇两条腿的人还不是现成的。这帮子不干，还有那伙子呢。”

“一两块钱好说，只要雇上好把式……”

“别看这一两块钱不起眼，你们雇人少的，不显山不露水。我和满仓大哥，一雇就是十多个。一月多拿我一块钱，可就大鼻子他爹——老鼻子啦。”屠海山越说嗓门越大。

“那也不能压得太狠。种不上可就……”

“咳，咱们也是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嘛。”赵满仓出来充当和事佬。

“压一块！”有人提议。

“两块！”有人坚持。

“五毛！”

“一块半！”

“我是，咋办咋好。”

十来个人，七嘴八舌，按下去葫芦，瓢上来，谁也听不清谁的话。

“我看这么办。”赵满仓摆了摆手说，“先按一块五定下，实情顶不住，咱们就松松口，一块。人心齐，泰山移，不怕他们不认套。”

一捶定音，立刻静下来。别看没人搭茬儿，每个人心里都在磕打着自个儿的算盘珠。

屠海山见没人吭气，补了两句：“咱这可是红嘴白牙自个儿定的价钱，不能扛活的一来，就爹死娘嫁人——个人顾个人。”话是冲大伙说的，可他的两眼却死死盯住王二毛。

屠海山一撅尾巴，王二毛就知道他要拉几个粪蛋，他听出屠海山话里有话，就来个针尖对麦芒：“我可从来没有拉出屎再往回坐。”

屠海山也听出他的话有后音，只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愿和他斗嘴，就沉着脸说：“那就这么办。”说罢，坐下了。

别人也都坐下，一齐朝西望去。他们一面望着，一面琢磨着王二毛的话。王二毛心里早已拿好定盘星：如果扛活的上来的多，就随大流少掏几个工钱雇上人最好；假如扛活的来得不多，就按去年的工钱把人雇齐。节令催人啊，不能再拖了。信屠海山的话，临死连裤子也穿不上。

前年，正是柳树吐茸的时候，就在这娘娘庙前，大伙核计好了工钱。屠海山一见扛活的来得不多，他和赵满仓两家大户首先不按商量好的工钱递价，出高价把扛活的全拉走

了。王二毛险些误了种地。他指着屠海山的鼻子去质问，屠海山却说：“春脖子这么短，种不上地，你来帮忙呀？”

寒羊屯靠近城边。堡子里十来家地多的户，每家都要种十来亩香瓜。香瓜开园以后，瓜地里的人就拧成绳了。城里的瓜贩子推着小车或者挑着大筐，仨一伙，俩一串，前来买瓜。种香瓜的户，为了卖个好行市，隔一天在赵满仓家的瓜窝棚碰回头，定规一下价钱。三星、顶皮红、蛤蟆酥、灯笼脆、老太太面……各有各的价钱。去年，香瓜开园不到半个月，老天爷不做美，下起连阴雨来。王二毛坐在瓜窝棚前着急：熟透的香瓜，满园子飘荡着香味，眼看要烂在地里了。这天晌午，雨总算停了，云彩也拉开了缝，几个瓜贩子露了面。王二毛用最好的瓜招待他们，当双方要价还价以后，瓜贩子一个个摇摇头走了。他们本来想趁连雨天来买便宜货的，王二毛却死死咬住大伙议定的价钱不放。屠海山见来的瓜贩子不多，就叫看园子的瓜头把瓜贩子都叫到自己地里，三言两语，把熟透的瓜全部脱手了。王二毛看着瓜贩子们一个接一个担着瓜从地头经过，就问他们从谁家买的，瓜贩子眨着眼睛说：“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哩。你不卖，屠海山可卖了，人家要的价，比我们给你递的价还低呐！”王二毛心里火从八处冒，气冲冲跑到屠海山的瓜地，大吼一声：“你算啥玩艺儿！你和大伙一起定规的价钱，你自个儿却仨瓜不值俩枣地把瓜卖了，俺那瓜咋办？”屠海山比他的嘴头子还硬：“咋办？你说咋办？你想咋办就咋办！反正我不能瞪着双眼看着我的瓜烂在地里沤粪。”王二毛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边走边骂：“你他妈算什么人？你爹咋做你来！”屠海

山不动肝火地说：“你说我算什么？我算中国人！”

说实话，王二毛吃屠海山的亏，上屠海山的当，岂止这两桩，但这两码事却是他到驴年马月也不会忘的。因此，今天核计压低工钱的事，尽管他也随榔唱影，暗地却准备碰什么风驶什么船。

不管别人吵嚷如何起劲，赵万兴始终象个没嘴葫芦似的闷声不响。

“看！上来啦！”突然有人喊了一声。

人们不由一怔。然后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。屠海山用手在眼上打个凉棚，仔细张望。只见堡西大道上升起一缕黄尘，慢慢向前蠕动。

人群越来越近，十七八个背铺盖的人已经走进堡子西口。赵满仓松口气说：“盼儿盼女，可算把你们盼来了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有人已经移动脚步，准备迎上前去。屠海山忙伸手一拦，说：“别象接皇上似的。那样，他们更该端架子了。今几个雇不上，明天还有来的呢。”

人们果然停住了脚，连王二毛也站下了。

“按刚才说的递价呀。”赵满仓又嘱咐一遍。

那伙人来到了庙前。这群扛活的，有十七八岁的，也有四五十岁的，他们个个灰头土脸的。汗水把灰尘冲成一条一杠，又象打的花脸。他们把铺盖往石台上一放，忙着撩起衣襟擦汗。有几个去年在寒羊屯扛过活的，顾不得擦脸就奔向自己的老东家。几个年轻的，可能是头一次出来，怯生生地站在一旁，默不做声。

“大黑塔！”王二毛向一个黑脸盘的高个儿迎过去，

“老远我就看出是你。”

大黑塔满脸高兴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老东家，你好呀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王二毛问道：“去年秋天你们那里又发水了？”

“咋能不遭灾！”大黑塔叹口气说：“官家年年要河捐，就是不修河不筑堤。老百姓咋能过安生日子！”

“你们上来的不多呀。”

“路泞，不好走呀。”大黑塔说，“咱们是头一拨，陆续就来了。”

另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接上去说：“有些人被奉海（奉天到海龙）铁路局招去修铁路了；还有人去洮南修铁路……”

“日本人不是不叫修吗？”赵满仓问。

“闹不清咋回事。逃荒活命，有的还跑到北大荒去了。”那个扛活的说。

“北大荒也没有金山银山，跑那去干啥？”屠海山说。

“人挪活，树挪死。”那个扛活的说，“哪里有活路往哪跑。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我也不往这疙瘩来。”

“我是说黑龙江北面，八国联军正和俄国革命党打仗呀。不管他们哪一面要打过江来，还得拉家带口逃难。”屠海山说。

“咱们庄稼人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哪里能混碗饭吃就往哪里跑。”那个扛活的说，“老东家，咱们商量商量工钱吧。”

开始讨价还价。雇主方面，由屠海山出头，赵满仓在旁帮腔；扛活的那边，大黑塔出面，那个细高个儿在旁支应。

王二毛和别的雇主，在一旁等着结果，一面象在牲口市买牲口那样，打量那些扛活的，看他们肩膀宽不宽，胳膊粗不粗，脸上气色正不正，……同时，也仔细端详他们的眼神，看他们是否贼眉贼眼，据说这号人不仅干活偷奸耍滑，而且手头不干净。

大黑塔粗声粗气地说：“老东家，油盐布匹样样飞涨，工钱倒比去年低。你老吃干饭，也得叫俺一家老小喝口稀的呀。”

“嘿，我要开座官银号，奉票随你拿。你要嫌奉票不解渴，我给你袁大头和哈大洋。”屠海山笑笑说，“你们赶了一天路，肚子也叫唤了，愿意干的，跟我回家去吃饭。”

扛活的彼此交换一下眼色，没有一个搭茬的。

大黑塔问道：“一口咬定就是这个数？”

屠海山把脸朝下一沉，只是用鼻子嗯了一声。

大黑塔把头一甩，说声“走！”他的同伴都背起了行李，准备上路。王二毛朝堡子西口望了一眼，忙拦住大黑塔说：“到我家去，还是去睡你的老地方。”

“工钱？”

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（旧）。”王二毛笑着说：“一个铜子儿也少不了。”

“还用几个人？”大黑塔问。

王二毛从人群里又挑两个年轻力壮的，拍拍他们的肩膀说：“老疙瘩，跟大黑塔回去吃饭吧。”

“三个够了？”大黑塔问。

“你们三个加上我和大把，先凑合种吧。”

王二毛本想再挑三个人，把人雇齐，又怕明天能雇上便宜的，就先只雇三个。屠海山的脸刷的白了，肚里窝足了火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王二毛，你……”

“我咋的？我种不上地，你来帮忙呀！”说罢，王二毛大摇大摆坐在他的身旁。

那个细高个儿指着王二毛对屠海山说：“这位大哥都出去年的价，你老也按这个价吧。”

“他把你们当成宝贝疙瘩，我可……哼……！我家的饭食，在这堡子不数一也数二。谁家有我手头那么方便？你们说初一支钱，我绝不推到初二，你要支一元钱，我不给你九角九……”

屠海山一提这些，有个前年在他家扛过活的，抬腿就走，并且对同伴说：“走，一棵树吊不死人！上别的堡子去。”

屠海山冲着这伙人的背影，扯足嗓子喊道：“小子！你们到别的堡子，有人能出到你屠大爷出的这个价，你把我的眼珠子剜下来当咸菜吃！你们找不到饭门，再回来找你屠大爷！”

“行啦！”一个小伙子回过头说，“话多了折寿啊！”

屠海山站起来骂道：“缺你们这两块狗肉成不了席？你们再回来，管我叫祖宗，爷爷也不要你们！”

屠海山气呼呼地坐下，有两个雇人的主儿，撒开腿去追那些扛活的。屠海山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象他妈抢孝帽子似的，不怕跑断了腿。”

“海山，”赵满仓低声说，“死啃住那个价，怕不好雇

呢。”

“放心。刚烧晚饭火，还会有人来的。”屠海山满有把握地说，“过了今几个，还有明几个呢。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又上来了！”

人们忽拉一下，都站了起来。赵万兴也离开了石狮，伸长脖子，手打凉棚向西张望。

“不对。”赵满仓咂着嘴说，“好象有一匹牲口呢。”

大路上，在那昏昏沉沉的烟霭里，出现了人影，还有一匹牲口，一步一步走近堡子西口。